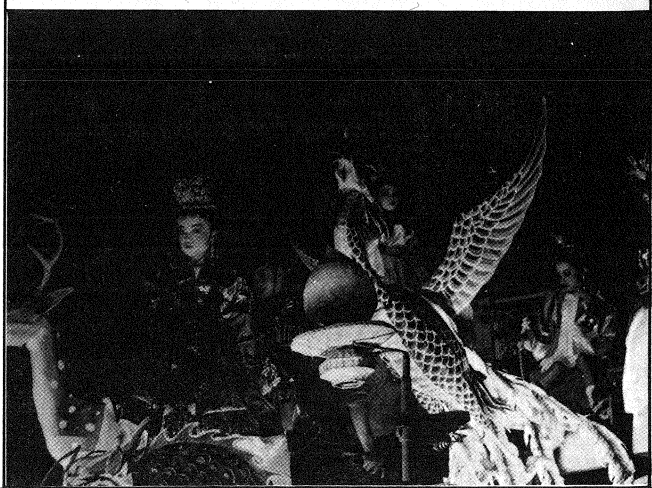


城開天夜媽祖生

王建民



每年農曆三月十九、二十是媽祖聖誕大典。全省各地數以萬計的善男信女，不分南北，長途跋涉到歷史最悠久的北港朝天宮上香焚紙，虔誠膜拜。而北港方面也回以盛大的陣頭行列表示歡迎。彈丸之地的北港，在每年的此時總是人山人海，鉦鼓喧天；鉅額的開銷更是逐年上揚，令人咋舌！

整個聖誕大典的流程是：十九日上午十時出廟；遊行南港。下午一時起遊行北港鎮市區。五時入廟，又於晚間八時出廟，至深夜一時許才又返廟。

我們一行四人，滿懷著好奇和興奮在下午一點抵達北港。吃過午飯並稍作休息後在兩點四十分左右，我們沿著仁和路走向朝天宮。進香的人潮也正在此時緩緩湧向廟前。令我們訝異的是：有兩位夾雜其中的外國人士，正扛著擴音器沿街播放著教會的福音。他們身上披著的黃衫上，寫著斗黑的大字：「我帶著罪和地獄的鑰匙來。」巨大的喇叭播放出令人煩躁不安的聲音。或許媽祖的信徒們抵觸了教會中不拜偶像，不信奉異神的信條，才勞動兩位外籍朋友帶著「罪」和「地獄的鑰匙」來。可是他們既不入境隨俗，又採用霸道的宣傳方式；真令人懷疑洋人幾百年來仍只學會了用和平的口號掩蓋內心唯我獨尊的帝國慾念！

抵達朝天宮後，距媽祖「入廟」的時間還早。我們隨著人潮擠進了朝天宮內，先行瀏覽一番。正殿供奉的是媽祖。在她的兩旁站立的，當然就是千里眼和順風耳囉。可是兩尊比較起來，並沒有一個耳朵奇大，一個雙目突出。二神的鑑別診斷，花費了我們不少心思。在一番爭論後，大家都同意那尊：青面，四齒（上下各冒出兩齒）的是千里眼（註：大尊的千里眼並未舉手齊眉，作眺望狀）而紅面、二齒的那尊是順風耳。二將凜然威武的神情，更增添了廟內莊嚴肅穆的氣氛。

正殿的前面為毓麟宮，後面為雙公廟，南面是聚奎閣，右面是凌虛殿。宮的西邊有文昌

廟，左邊有三界公祠，建築式樣，一一遵照古制，廟背崇起，屋簷飛伸；門柱牆壁，雕鏤精巧，古色古香的油飾彩畫，更是絢爛奪目。

兩宮中間的天井，暖陽普照，綠葉扶疏；許多信徒正議論圍觀著名聞遐爾的「孝子釘」，我們也好奇地擠上前去。一根細小的鐵釘，全身沒入殿前的石階中；如果不仔細看，很可能找不到那露在石階表面上的釘頭。家居本地的阿道，一再強調那只是根普通的鐵釘，却能一擊入石，實在是神蹟。我想，值得深思的並不是鐵釘沒入石中的可能性，而是那位真誠動天的孝子所帶給我們的自省和啓示……。

沿著長廊，我們來到了雙公廟，廟內供奉著媽祖的父母神位，而為全省媽祖廟的總廟。正當我們要定心細看時。廟外已是鑼鼓喧天，炮聲四起；我們趕忙由後殿衝向廟口……。



愈近廟口，人潮愈是擁擠。我們一行四位同學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擠到廟口前的二側人潮中時，已是上氣不接下氣。盛大的陣頭自中山路的盡頭向朝天宮緩緩推進。澎湃洶湧的鼓浪鉦海，使數千名圍觀的群眾，情緒為之振奮。黑臉矮小的范將軍，走在最前面。他擺動手中

的扇子，搖搖晃晃的走向廟口。四周的炮聲不絕於耳，混濁的空氣，炙熱的日頭加上震耳欲聾的鼓聲炮響，令夾在人群中的我們有一種快要窒息的感覺。高大的千里眼（金將軍）、順風耳（水將軍）在遍地燃放的炮竹中昂首濶步。威風八面的神情，真可媲美槍林彈雨中衝鋒陷陣的英雄！因為這不只是十分鐘或半個鐘頭，它們遶境巡行的時間需要兩天兩夜！廿幾小時日晒、廿幾小時夜露。這種長期而又艱鉅的工作，由四名熊腰虎背的壯漢擔起。二位威武凜然的將軍看似雄偉挺拔，可是實際上只有上半身是由木條架構而成，下半身則呈中空；壯漢鑽入其中，眼睛正好可由腰間的透明玻璃看到前方的路面，再用結實的肩膀扛起木架，以特有的步伐晃動著，製造出水、金將軍左右搖擺的雄姿！

這時，口中唸唸有辭的乩童已一步一步向前走來。那是一位約莫四十歲的婦人，身穿淡青色的襯衣，外套以紅色的肚兜。她用力揮舞著手中的針棒，狠狠地向背後打去，汗水透著血絲緩緩地自淡青色的薄衣中滲出。在她的身旁，有一位手執酒瓶的婦人，把滿口的酒噴灑在她的背上，據說那樣有消毒止痛的效果。乩童的步伐由噴酒的婦人引導，十數台相機在她們的四周貪婪地獵取著鏡頭。我們由人群中悄悄退出，爬上廟四周一尺高的圍牆上。放眼望去，真是萬頭攢動，整個朝天宮都籠罩在一股濃郁的宗教氣氛裡，熱鬧非凡。



最後，則由一頂神轎引領著手捧分靈媽祖的信徒進入宮內，這些分靈媽祖逐一過香爐後，才算完成了入廟儀式。整個過程歷時約四、五十分鐘，人潮在此時才漸漸散去，我們帶著一身汗臭和滿衣炮味返回阿道的叔公家，時間已是傍晚六點二十分。

北港居民家家戶戶在今晚皆辦桌（席）宴邀親朋好友。我們正好也藉此機會大快朵頤。大約八點的時候，媽祖的巡行隊伍再度出廟，在滿天烟火和炮聲隆隆中展開「遶境」。整個行列順序是：鑾駕導路儀隊、金精將軍（通稱千里眼）、水精將軍（通稱順風耳）在前開路，依五媽、四媽、三媽、二媽、媽祖、觀音佛祖、聖父母之次序，分別由十人以上之轎班聖輿遶行北港全境。其中導路儀隊，穿特式的服裝，執特備的牌號，奏特製的樂器，擁特別的仗儀（刀、槍、劍、戟……等）儼然是一支配備齊全的軍樂隊！巡行的行列，必須挨家挨戶經過每家香民的門口，以表示聖駕對每一家降福驅災的恩賜都是平等的。

值得一提的是，這裡的鞭炮不是一串一串的掛起來燃放；而是數十圈堆在一起，用火一次點燃。只見轟然一聲巨響，濃濃的硝煙，重重的烈火自炮叢中迸發！這時，聖輿仍在原地，四、五個專門「火上加油」的人再把由外面點燃的炮扔進去，不到預定的鞭炮放完，聖輿不得離開「陣地」，就這樣一家接一家的緩慢前進。據說，那一家放的鞭炮愈多，愈是表示他們的興旺發達；聖輿在誰的門口停留的時間愈長，就表示對它的降福愈優厚！因此，北港的居民在今夜裡，唯一的大事，就是怎樣去準備最多的鞭炮，讓它燃放得比別人家更猛烈，更響亮！

接近午夜時，數十輛電動花車穿梭在北港的大街小巷間。女郎熱情的歌聲，輕揚的羅衫；伴隨著車上五光十色的霓虹閃爍，使得原本靜謐的子夜頓時綻放出激情的火花。我們的單車在狹窄的巷道間穿梭著，擁擠的人潮不時

地打斷了車子的行進。你很難想像從七十歲的老翁到三、五歲的小孩，在這迫近凌晨的深夜中，個個仍是精神抖擻：一分難以遏抑的興奮自炯炯的目光中散射出。他們坐在自己的家門口，或是與鄰居暢談，或是注視著絡繹不絕的人潮；整個北港鎮沒有絲毫倦意！

抵達阿道老家時，已是十一點五十分。大夥依次盥洗並稍作休息，準備下一次的出發。

清晨一點正，我們再次跨上鐵馬，向朝天宮進發。

這時，談天乘涼的北港居民多已就寢。喧囂熱鬧的北港鎮又歸於平靜。徐徐的清風，淡淡的露水；使稍有倦意的我們，頓時神清志明。

在距廟六十公尺處，濃烈的硝煙已燻得我們雙眼刺痛。抵達朝天宮正殿時，已是凌晨一點十五分，可是洶湧的人潮，依舊把廟前的廣場、宗聖台上，甚至圍廟的短牆上，塞得水泄不通。

凌晨一點二十三分，漆黑的夜空裡，燃起五光十色的煙火。各色各樣的火球，凌空飛揚，一剎那間變成飄灑豔麗的花朵；紅、白、黃、綠各色齊全，錯雜繽紛，把整個黑夜交織成一幅絢爛的彩空，蔚為奇觀。



一點三十分，巨大的炮叢此起彼落的在廟前爆發。熊熊的炮火將夜空染成一片嫣紅。擁擠的人潮被這些突如其來的巨震嚇得四處竄逃，也就在此刻咚咚的鼓聲響到了最高潮；使我們宛若置身炮火猛烈的戰場中……。指揮人群的哨聲由遠而近，我們遠遠望見十數名身強體壯的轎夫正抬著虎爺往廟口奔狂！圍觀的人群被神轎迂迴的路徑衝散後又再聚攏，說時遲，那時快，神轎已由十餘尺外直奔到我們的面前，我們只得驚惶地閃避。直到此時，我們才看清了抬虎爺的轎夫身穿黃底黑色虎紋的短上衣，前額綁著紅布帶；在黑亮的長褲中十數名轎夫踩著整齊劃一的步子，或右或左地向前急奔！轎夫在廟前將神轎就地旋轉一圈，往回走一段後，再倒過頭來，一鼓作氣衝入廟內！只見神轎過處，信徒們雙手合十，虔誠參拜。這種截然對比的動、靜景觀，令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凌晨兩點正，巡行的行伍已分別依五媽、四媽、三媽、二媽、媽祖、聖父母次序入廟；隆隆的鼓聲漸漸低微，一度亮麗的夜空再次呈現一片漆黑。四下散去的人們仍喋喋不休地談論著今日的所見所聞。我們走在人潮的最後，四周雖已復歸平靜，可是濃濃的硝煙依舊嬾嬾不散；似乎仍眷戀著這城開不夜的媽祖聖誕。